新邻里关系
系列报道之三·互动

【编者按】市井深处，邻里情深。自本报“华声邻里帮”互动平台开通以来，很多市民联系本报，讲述了自己身边温暖的邻里故事，推荐各自身边的好邻居。

同时，为挖掘岁月深处的邻里记忆，全面展现长沙邻里关系的变迁历史，本报记者采访了长沙南门口一带的几位“老长沙”，请他们讲述了各个年代里有象征意义的邻里往事。

“好邻居快过救护车”

“邻里帮”互动火热，“好邻居”不断涌现 “老长沙”带你找回邻里记忆

邻里情·身边事

讲述人：罗女士
居住地：岳麓区阳光100小区

“邻居相助救了我一命”

2008年一天下午4点多，和往常一样，家住阳光100的贺女士开始准备晚饭。电话突然响起，来电显示是住在隔壁楼栋的罗女士。擦擦手，贺女士拿起电话，按下接听键，只听见颤抖的声音传来：“我的肚子突然很痛……”情况尚不明朗，但声音就戛然而止。贺女士意识到出事了，赶紧放下手里的活，叫上女婿叶先生赶到罗女士家中。

敲门半天，门终于打开了。此时的罗女士嘴唇呈紫色，佝偻着背，已经痛得说不出话了。“可能是急性阑尾炎犯了”，叶先生赶忙一把将罗女士背下楼，开车往市四医院赶。

一路上，贺女士打电话给罗女士的女儿，但一直未能接通，通知到的亲人一时也不能赶到医院。医生经过诊断称，需马上动手术。时间紧迫，叶先生毫不犹豫地帮罗女士垫付了6000元的医疗费，并一直守在手术室外，直到罗女士的亲戚赶到后才离开。

“他们比救护车还快”，康复后的罗女士向记者连连感慨。

讲述人：王仲高
居住地：天心区泉嘶井巷

“我独享邻里‘特权’好多年”

泉嘶井巷12号是王仲高的住房，低矮逼仄，没有窗户。早已辨不清颜色的饭桌上，四个白色塑料袋装着午餐食材：肉、香干、辣椒和手工擀面。细看之下，食物与菜场陈列的菜品不同，都已洗净并切好，只需下锅翻炒。

这是王仲高独享的“特权”。今年56岁的王仲高偏瘫已10年，左侧身体不能动弹，每天依靠拐杖缓慢挪动。“我腿脚不方便，他们都晓得，都会帮我全部切好。”王仲高说。

“切菜，刨菜，择一下。”这是菜摊老板李阿姨招待王仲高的“三部曲”。桌上的辣椒片，出自李阿姨刀下。47岁的她在此经营蔬菜摊已25年，王仲高是老顾客。“都是屋门口几个熟人，帮一下忙算不得什么。”

十几米开外居住的张爹爹，是王仲高的老伙伴。“他平时帮我领低保、交电费、叠被子，隔一段时间就来帮我搞下卫生。”

一个人居住在这条日渐沉寂的巷子里，王仲高说他一点也不孤单，“老邻居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好，我很满足。”

! 互动

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有温暖的故事或经历——我们将设置“邻里故事会”，等你讲述；

如果你曾遇到好邻居、好朋友——我们将开辟“身边好邻居”，等你推荐；

如果你古道热肠、乐于助人；如果你正身处困境，亟待帮助——我们将开辟“邻里帮”，构建一个邻里互帮平台。

想参与我们的活动，你可拨打96258，也可直接加入“华声邻里帮 QQ群（群号：115749505）”，我们相信：你的参与，将是“邻里帮”最温暖的开始。

▲两个盘着“粑粑头”的娭毑在聊天，那个年代，邻里之间都经常相互串门走动，引座上茶是最基本的待客之道。 罗斯旦 摄

邻里情·年代秀

【年代】1960年–1970年 豆子茶里见温情

豆子茶，裹挟着时代的封印，已逐渐被人遗忘。然而，在靠近长沙豆豉园巷25号低矮的平房里，64岁的严罗贞对此念念不忘，她一边择着菜，一边和记者聊起那个年代最温情的邻里记忆——一杯豆子茶。

严罗贞是家中的老九，从出生至今，一直在这间老房子里住着。房子是租的公房，上世纪60年代，正是她的豆蔻年华。

她说，那时夏天的傍晚，天气好的时候，大伙会把桌子搬到门口的石板路上，摆上几个碗碟，挨家挨户凑在一起边聊天，边吃饭。“伙食都很清淡，没啥油水。小孩子们经常走来走去地串场子，夹几筷子别人家的菜尝尝。”晚上，男人们打着赤膊喝茶吹牛，女人们摇着蒲扇互唠家常，小孩子在一旁嬉戏打闹，跑得贼快。

那时，老人会主动帮别人家照看小孩，外出时邻居也很乐于帮忙保管钥匙。“大家都知根知底。”严罗贞说，上门借点油、借几杯米、摘点蔬菜的事情常有。饥荒来了，邻里间因食物进行的走动少了，“都知道别人家里也不容易。”不过，严罗贞还记得在小孩生日的时候，母亲会泡很多豆子茶摆在门口的桌子上，过往的邻居会每人分一杯。

在物质匮乏的时代，豆子茶是庆祝喜事的待客茶点，左邻右舍甚至陌生人都可自由取用。“开水泡过后，豆子软软的，水里可搁点盐，咸咸的很可口。”回忆起来，严罗贞仍觉得十分美味，嘴不由得砸吧一下。

【年代】1970年–1980年 “仇人邻居”的雪夜相助

家住文庙坪社区的鲁琪（化名）老人，今年82岁，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的往事一脸凝重。

沿着一条狭小的巷子，走进鲁琪的家中。外面阳光白花花的灿烂，他家中却光线阴暗，一股霉旧味。屋内摆放着老式家具，除了一台电视机，没有别的大件电器。4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，被隔成3个房间，如今老人和老伴住在里头的房间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这是老人不愿回忆的一段时光。两个小孩被下放到农村，4年之后才回到城里。他也成为厂区“造反派”一员。原本时常来往的亲戚朋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，分成了两大派。“原先见面有说有笑的人，关系慢慢变僵了，见面都不打招呼，甚至像仇人一样”。

然而，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下，一次事件让他至今心头一热。1972年12月的一个夜晚，雪正下得紧，年迈的父亲突然发病。鲁琪大声呼救。听到声响的几位邻居赶紧起床帮忙，将父亲抬到一把竹躺椅上，送去医院救治。“这些帮忙的人中，就有一位当时阶级立场对立的人。”这个“仇人”，成为鲁琪至今的温暖记忆。

▲1986年夏天夜晚，居民坐在浏阳河畔歇凉。当时没空调，有电扇的家庭也不多。河边纳凉成为老长沙们那个年代的记忆。 罗斯旦 摄

【年代】1980年–1990年 筒子楼里的“百家饭”

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独生子女潮，筒子楼也是那个时代的象征。1982年出生的冯新和大多数80后一样，也是独生子女。父母是学校老师，十岁前他一直住在父母单位分的宿舍楼里，楼上楼下基本都是父母的同事，大部分孩子年龄都差不多。

“我们那时候除了去幼儿园，每天就是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到处玩”。到了饭点，冯新也很少在家好好吃饭，总喜欢野在楼道里到处跑，看见哪家邻居开饭了就站在门口张望。

“这时候阿姨们总会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吃饭。”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，冯新很是开心。“吃完这一家，筷子一放，又能去吃下一家。”冯新说，童年时的百家饭，就是一种邻里和谐的记忆。

1986年，冯新家中买了整栋楼中第一台彩色电视机，放学后小伙伴们都会聚到她家来看电视。“黑猫警长、葫芦娃、唐老鸭和米老鼠……我们一起看过好多好多动画片，都不舍得关电视”。

（注：“邻里情·年代秀”部分将分两期推出，明天将继续刊登后三个年代的“邻里记忆”。）

■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赵玲 黄定都 彭博